# 四庫全書

子部

# 野客叢書卷二十一

宋 王楙 撰

## 方言序

漢書揚雄傳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祀甘泉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奏甘泉賦僕考方言雄答劉歆書曰雄始草文先作縣邸銘王佴頌階闥銘及成都城四堣銘蜀人有楊莊者為郎誦之於

成帝成帝好之以為似相如遂以此得外見乃知客者揚莊薦雄文者縣邸銘等以為似相如者帝鶩之語非客所薦之詞又方言序云雄為郎一歲作繡補靈節龍骨之銘詩三章及天下上計孝廉雄問異語紀十五卷積二十七年漢成帝時劉子駿與雄書從取方言僕以歆雄二書與傳考之取方言乃哀帝非帝鶩也不然歆書何以稱帝鶩謚何以言先君云云雄書何以及太玄經邪

一丁字

今文人多用不識一丁字祖唐書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出處僕考之乃个字非丁字按續世說書此个字葢个與丁相似傳寫誤焉後又觀張翠微考異亦謂个字乃知世說之言為信僕又觀蜀志南史皆有所識不過十字之語史通謂王平所識僅通十字恐是十字亦未可知十與丁字又相似其文益有據也此與淮南子言宋景公熒惑徙三舍之謬同史記謂

三度

詩家用明光事

杜子美詩曰不遠明光殿致於丹青地洙注曰明光殿霍去病借以避暑修可注曰漢殿名元后傳成都侯借以避暑是已東坡詩曰何人先入明光宫又曰老死不入明光宫趙注皆曰武帝太初四年所起乃成都侯商所借以避暑者也僕嘗考之漢有兩明光宫一明光殿按三輔黄圖一明光宫屬北宫一明光宫

屬甘泉宮屬北宮者正成都侯商避暑之所屬甘泉宮者乃武帝所造以求仙者所謂明光殿自在桂宮三者元不相干今觀諸家之注往往認為一處顛倒錯亂莫知其非甚而至有以避暑事為去病用事甚踈鹵極可笑僕又考漢紀太初四年起明光宮師古注曰成都侯避暑借明光宮葢謂此師古之注已有此謬

車作居音

佩觿曰牛車之車尺遮反本無居音丧予之予弋汝反本無余音其變古如此韋昭亦曰車字從漢始有居音僕觀經書中凡言予處皆音上聲知佩觿之說為當則是漢以前文字凡言車者盡合作尺遮反凡言予者盡合作弋汝反可也然觀戰國策馮驩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出無車說苑載淳于髠穰田之詞曰蟹堁者宜禾洿邪者滿車傳之後世洋洋有餘視此語似與居音相協又觀毛詩其殽維何炰鼈鮮魚

其贈維何乘馬路車周易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則知車作居音其來已古非始於漢也

字文增減

古之陰影字用景字如周禮以土圭測景之類是也自葛洪撰字苑始加彡為陰影字古之戰陣字用陳字如靈公問陳之類是也至王羲之小學章獨阜旁作車為戰陣字而今魏漢間書或書影字陣字後人改

之耳非當時之本文也春秋漢東之國隨為大其後楊堅建國見周齊不遑寧處故去辵文只作隋今歐陽詢九成宮碑書作隨者推本當時之意爾古之壘字用三日合作疊新莽以三日太盛改從三田今東漢碑壘字仍舊有三日者古之對字𦍒下從口據說文謂漢文帝以口多非實改從土然觀大夫始鼎銘則知對字從土者舊矣古之罪字自下從辛秦始皇以字形似皇字遂改從网從非古之劭字從刀南朝

宋太子名劭而惡字文爲召刀遂改刀爲力漢人洛字書雒蓋漢火行忌水故去水而用隹至魏以土行土水之母故去隹仍用水佘字或書作紙蓋古者以縑帛而書故從糸後蔡倫剉故布擣作紙故其字從巾

蘭茶二種

世言春蘭秋蘭各有異芬不知秋蘭之香尤甚於春蘭也蘭有二種邵伯温曰細葉者春花花少闊葉者秋

花花多離騷紉秋蘭以為佩又曰秋蘭兮青青緑葉兮紫莖今沅澧間所生在春則黄在秋則紫然春黄不若秋紫之芬郁也世謂古之荼即今之茶不知荼有數種非一端也詩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者乃苦菜之荼如今苦苣之類周禮掌荼毛詩有女如荼者乃苕荼之荼也正萑葦之屬惟荼檟之荼乃今之茶也世但知蘭荼而莫辨故辨之

魯直漁父詞

徐師川云張志和漁父詞曰青蒻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顧況漁父詞曰新婦磯邊月明女兒浦口潮平故魯直取張顧二詞合為浣谿沙曰新婦磯邊眉黛愁女兒浦口眼波秋驚魚錯認月沉鈎青蒻笠前無限事綠蓑衣底一時休斜陽細雨轉船頭東坡曰魯直此詞清新婉麗其最得意處以山光水色替玉肌花貌真得漁父家風然才出新婦磯便入女兒浦此漁父無乃太瀾浪乎僕觀權德輿詩亦曰新婦磯

頭雲半斂女兒灘畔月初明新婦磯對女兒浦唐人不止顧況

望雲懐鄉

狄仁傑登太行山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此正與北史元樹之意同元樹奔南每見嵩山雲未嘗不引領歔欷又梁瑄不歸弟兄每見東南白雲立望慘然久之杜子美詩曰每望東南雲用此意也

鸞栖枳棘

今有人作縣尉啟誤用鸞栖枳棘事或者笑之其人閒之甚無以自解曰簿尉一事耳僕謂尉用簿事固非是然古者亦有如是用者未可深非之彼以簿尉一事自解則失之矣苟如是何取乎用事僕觀劉長卿送任少府任淮南詩曰惜君滞南楚枳棘徒栖鳳是分明以簿事為尉用也不但尉也張説送廣武令岑羲序曰河洛東門俯栖鸞於製邑又以栖鸞事為縣

今事用也出於一時之率然未可知豈可以為證邪

粃繆皮傅

今考校格式有文理紕繆不考注全無義理即為紕繆按此二字見禮記大傳五者一物紕繆考禮部韻紕篇夷切繒壞也僕又覩後漢盧植傳曰周禮諸經發起粃繆注粃粟不成謫義之乖僻也是亦一說今人言所得膚淺為皮膚按揚雄方言曰秦晉言非其事謂之皮傅謂不深得其情核皮膚淺近强相傅會也

故張衡集云後人皮傅無所容篡

杜詩言荔枝

杜詩側生野岸及江浦不熟丹宫與玉壺雲壑布衣台背老勞生重寫翠眉須歐本作勞人害馬或者又引西漢害馬出處以證二字所自僕謂此二字初非為荔枝之故杜詩之意自有所據按漢和帝時南海獻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騰險阻死者繼路唐羌上書曰交州獻荔枝生鮮致之驛馬晝夜傳送至有

遭虎狼之害顛仆死亡不絶道路杜詩勞人害馬正述此耳其意因傷時事故引此故實為言非虛語也子美自傷以有用之才見棄丘壑終老不用果物奪於愛姬之嗜欲及時致之雖勞人害馬有所不䘏時政如此為可傷也杜詩之意如此題曰解悶信有以夫杜又有詩曰憶昔南州使奔騰獻荔枝百馬死山谷到今耆舊悲舉此以驗勞人害馬之說為不誣矣或者乃曲為之說謂勞人重寫翠眉須作黛眉之黛

鑿甚矣僕又考之貢茘枝自趙王佗始生致茘枝其弊非始和帝蓋起於武帝之時觀三輔黄圖謂漢武帝破南粤起茘枝宫茘枝自交趾連年移植於庭無一生者後遂不復蒔其實則歲貢焉郵傳者疲斃於道極為生民之患至後漢安帝時始罷其貢

蕭華傳

唐書蕭華傳曰上元初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輔國用事求宰相華拒之輔國怨㑹肅宗大漸

矯詔罷華為禮部尚書引元載以代方代宗諒闇載
助輔國貶華為峽州司馬卒其言如此僕考劉長卿
祭蕭華文曰龍潛少海公佐儲闈朝有巨姦動履危
機十年調護不虞嫌疑國移大盜公隱虜圍忍受拘
逼誓酬恩私果搠賊黨來赴京師天地載開君臣相
逢獨持一心翊戴兩宮明略戡難丹誠徇公輔國佞
幸敢亂朝經潛申讜言請奪禁兵謀泄隙開反為所
傾倉卒之際播遷無名東出昭丘南浮洞庭寄身滄

江汎若浮萍水國生疾炎州促齡讀劉祭文則知華嘗佐儲宮調護甚至嘗陷虜圍全節而歸華之去國史但謂輔國用事求宰相華拒之以此致怨不知華嘗建言於朝奪輔國兵柄謀之不密反為所傾如此史又謂貶華為峽州司馬卒而祭文謂江州刺史且曰水國生疾炎州促齡疑華出為江州刺史在任得疾繼貶南方而卒皆傳所不聞也

温庭筠

唐書載温庭筠才思神速多為人作文大中末試有司廉視尤謹庭筠私占授者已八人執政鄙之授方城尉僕覩其集有開成五年抱疾不赴鄉計書懷百韻寄殿院徐侍御察院陳李二侍御蘇端公韋少府兼呈袁郊苗紳李逸一詩其間有云賦分知前定寒心畏厚誣昔皆言爾志今亦畏吾徒有氣干牛斗無人辨轆轤積毁方銷骨微瑕懼掩瑜蛇矛猶轉戰魚服自囚拘欲就欺人事何能逭鬼誅是時先大中末幾

二十年其不平之氣見於詩者已如此則知云云不但在大中之末又考東觀奏記有責授庭筠隨州隨縣一詞乃裴坦之作

董仲舒公孫弘

前漢董仲舒傳云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仲舒以賢良對策焉公孫弘傳曰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為博士使匈奴不合意免歸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

復推弘弘至太常上策武帝紀則曰建元元年詔丞相等舉賢良自是五年之後改元光元年復詔舉賢良董仲舒公孫弘於是出焉據傳所言則公孫弘復舉賢良在元光五年據紀所言則元光元年公孫弘董仲舒出焉二說不同如此僕嘗考之武帝即位以來凡兩開賢良之科一在建元元年一在元光元年而元光五年但詔徵吏民明當世務者不聞有賢良之舉且仲舒之舉本傳雖不明載歲時然以武帝即位

之言推之合是建元元年紀謂元光元年與公孫弘出焉者史氏失於併書耳考弘之出正係此時仲舒之出又在此五年之先弘傳謂武帝初即位弘年六十以賢良徵年八十甍考之帝紀甍於元狩二年自元狩二年推而上之至武帝即位初年恰二十年以是言之弘於元光元年再舉賢良明甚而本傳謂五年亦誤也又況元光元年賢良制正係弘所對者而仲舒所對有及於春秋謂一為元之說益知仲舒之

出在建元元年可無疑者史記西京雜記亦皆言元光五年弘舉賢良失矣石林燕語亦然第未深考耳

張良有後

隨筆論張良無後謂有二事其一勸沛公因懈而擊秦軍既解而追項羽此事甚於殺降宜其無後僕謂不然良既仕漢則盡忠於漢奚暇他恤哉觀其借箸前籌從容弭七國之爭通四老人談笑定儲君之位其功德為如何高帝亦曰吾所以有天下者三傑而運

籌決勝得子房之力則是基四百年之漢子房之功為不薄矣豈得以無後報哉僕因考之後漢司空皓晉司空華唐宰相嘉貞延賞弘靖九齡皆良之後也蕃衍盛大如此安得謂之無後哉後漢張皓傳曰六世祖良僕考世系皓正良九世孫非六世也良生不疑不疑生典典生默默生金金生千秋千秋生嵩嵩生睦睦生嗣嗣生皓自不疑以下數至皓恰九世吳郡圖經亦曰良七世孫睦後漢為蜀郡太守始居吳

郡張氏皆其後白樂天作張公碑曰良後睦避地渡江始居於吳其子孫稱吳郡人然則吳郡之張正良之後爾隨筆之說正與劉夢得謂張曲江無後之意同案曲江之後初亦未嘗絶也

食酒

漢書載于定國食酒數石不亂僕甚疑之固雖漢斛小安有一人飲至數石之理後覩筆談亦言其妄正與鄙見同不復辯矣所未辯者其注乎如淳曰食酒猶

言喜酒也師古曰食酒謂能多飲酒費盡其酒猶云食言今流俗書本輒改食字作飲字失其真也僕觀論語沽酒市脯不食此言食酒雖因脯而并言然酒之言食亦不可謂無所祖矣如淳言喜酒固已無謂師古又引食言之食可笑其迂也古人下字率多借用初不似今之拘如以食物與人謂之餉然後義安而漢書謂閩王餉荃葛且荃葛非食物豈可以言餉乎葢古人通以餉為遺耳如此等字甚多且沽酒市

脯不食此言如繫辭潤之以風雨左傳牛馬皆百匹王藻大夫不得造車馬是皆因其一而並言其一此古人省言之體不可不知也

麻胡

今人呼麻胡來以怖小兒其說甚多朝野僉載云偽趙石虎以麻將軍秋帥師秋胡人暴戾好殺國人畏之有兒啼母輒恐之曰麻胡來啼聲即絕又大業拾遺云煬帝將去江都令將軍麻祜濬阪祜虐用其民百

姓惴慄呼麻祜來以恐小兒轉祜為胡又南史載劉胡本名坳胡以其面坳黑以胡為名至今畏小兒啼語曰劉胡來啼輒止又會稽録載會稽有鬼號麻胡好食小兒腦遂以恐小兒四事不同未知孰是緗素雜記止得二事

傳說刑人

西齋詩話曰孫僅傳巖詩曰刑人一旦起幽深功業煌煌照古今謂當時有胥靡修築巖道而傳說在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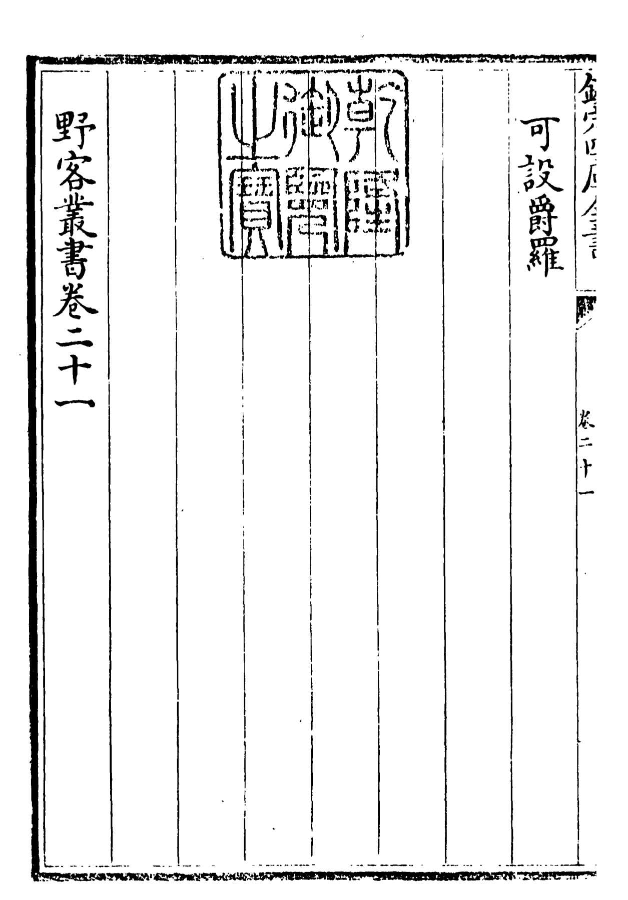
約中代之以假其胥是為胥靡傭資也僕謂此說是矣然謬用者不獨一孫偓而已自荀卿以來蓋已失之矣荀子曰鄉也胥靡之人俄而授天下之大器是指傅說也賈誼鵩賦亦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斯游遂就兮卒被五刑傅說胥靡兮乃相武丁張晏注曰傅說被刑築於傅巖武丁以為相師古注不辯其非但曰胥靡相隨之刑是皆以傅說為刑人矣且傅巖之作豈特孫偓之誤前此如吕温作傅巖銘亦嘗曰

脱刑人之衣而被公家之服又曰說始胥靡武丁即
祚葢已如此言矣

誤以翟公為方進

隋李元操詩曰聽琴旋蔡子張羅避翟公是矣唐翁綬
詩曰君看西漢翟丞相鳳沼朝辭暮爵羅是誤以翟
公為翟方進矣人皆以門設爵羅惟翟公一出處不
知前此甞有是語鬻子曰禹一饋而七起曰吾恐四
海之士留於道路也是以四海之士皆至禹當朝門

可設爵羅




野客叢書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野客叢書卷二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録監生臣沈立銘

# 野客叢書卷二十二

宋 王楙 撰

## 後漢無二名

後漢人名無兩字者或謂以王莽所禁故爾僕覩匈奴傳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為一名或者之說不為無據僕謂莽竊取國柄未幾大正天誅漢家恢復大業凡蠧偽之政一切掃除而

更張之不應獨於人名尚存莽舊然後漢率多單名者殆承襲而然恐非為莽也兩字名不為無之但不至如尋常之多耳就傳考之蘇不韋字公先王延壽字文考謝夷吾字堯卿郭延年字公游此分明知其為二名者又有如蒯子訓計子勳費長房之徒則知後漢未嘗絶然無二名者歐公集古録趙氏金石録所載東漢碑刻凡稱二字者必曰漢人之字僕固不敢深必以為漢人之名也然觀武梁碑其間言孝子仲章李章立孫子僑躬修

孝道安有子孫於祖父墓碑中而稱字者乎歐公跋楊震碑陰曰此碑謂賈伯錡劉顯祖之類凡若干人疑其所書皆字葢後漢時人見於史傳者未嘗有兩字名者僕謂歐公不深考後漢安可謂史傳未嘗有兩字名也

先醒

今稱先生之語古者亦有單稱一字為禮者叔孫通與諸弟子共為朝儀曰叔孫生聖人也梅福曰叔孫先非不忠也師古注先猶言先生又觀張釋之龔遂等

傳所謂王生結韈公卿數言鄧先張談先皆此意也
賈誼新書載懐王問賈君曰人之謂知道者為先生
何也賈曰此博號也上者在王中者在卿大夫下者
在布衣之士乃其正名非為先生為先醒也取其俱
醉獨先醒之義

儒人不作釋氏語

隨筆謂韓文公送文暢序言儒人不當舉浮屠之説以
告僧其語云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説當自就

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請也元微之作永福寺石壁記云佛書之妙奥僧當爲予言予不當與僧言二公之語可謂至當僕觀李翺答開元寺僧書曰翺學聖人之心焉則不敢遜乎知聖人之道者也吾之銘是鐘也吾將明聖人之道焉則於釋氏無益也吾將順釋氏之教而述焉則紿乎下人甚矣何貴乎吾之先覺也亦是此意韓李二公葢卓然守是見者元公所言未免狥乎彼非真能尊吾道者至當之語

僕於韓李則然

古詩香事

王直方詩話云古詩曰博山罏中百和香鬱金蘇合及都梁又曰氍毹㲪毲五水香迷迭及都梁按廣志都梁香出交廣形如藿香迷迭出西域魏文帝有迷迭賦信乎不行一萬里不讀萬卷書不可看老杜詩也苕溪漁隱謂王直方何鹵莽如此方論古詩香事初不論杜詩遽有不行一萬里不讀萬卷書不可看杜詩之

語僕謂漁隱不深察耳直方蓋謂大凡古詩中多有事蹟但人讀書不多見識不廣所以不知使不觀廣志等書孰知都梁等香事因悟或者所謂不行一萬里不讀萬卷書不可看杜詩之語為信然漁隱自鹵莽如此反謂直方鹵莽其可笑也迷迭賦當時如曹植王粲應瑒陳琳之徒皆有是作不但魏文帝一人而已故梁元帝志蕭琛曰迷迭成章江總表曰迷迭之文云云

鄭氏詩箋

鄭氏詩箋極有害理處不逆其意而以文害辭如四月詩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此詩蓋刺幽王在位貪殘怨亂並興而作注謂我先祖非人乎人則當知患難何為使我當此亂世詈先祖為非人豈理也哉不若曰先祖不以為人乎何忍使我當此亂世

陳胡二公評詩

東坡云詩人有寫物之工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他物不可當此林和靖梅詩踈影横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黄昏決非桃杏詩皮日休白蓮詩無情有恨何人見月冷風清欲墮時決非紅蓮詩僕觀陳輔之詩話謂和靖詩近野薔薇漁隱叢話謂皮日休詩移作白牡丹尤更親切二說似不深究詩人寫物之意踈影横斜水清淺野薔薇安得有此蕭灑標致而牡丹開時正風和日暖又安得有月冷風清之氣象邪陳標蜀

癸詩曰能共牡丹爭幾許柳渾牡丹詩曰也共戎葵較幾多輔之漁隱所見正與二公一同

楊妃韈事

李肇國史補注言楊妃死於馬嵬梨樹下店媪得錦韈一隻過客傳玩每出百錢由此致富玄宗遺録又載高力士於妃子臨刑遺一韈取而懷之後玄宗夢妃子云云詢力士曰妃子受禍時遺一韈汝收乎力士因進之玄宗作妃子所遺羅韈銘有曰羅韈羅韈香

塵生不絕二說雖不同皆言妃子有遺韈事僕始疑其附會因讀劉禹錫馬嵬行有曰履綦無復有文組光未滅不見巖畔人空見淩波韈郵童愛蹤跡私手解鞶結傳看千萬眼縷絶香不歇乃知當時果有是事甚合國史補注之說

以蒲為脯

文選潘安仁西征賦曰野蒲變而為脯苑鹿化而為馬銑注趙高欲為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以蒲為脯

以鹿為馬獻於二世羣臣言蒲與鹿者陰誅之按今史記但聞指鹿為馬不聞以蒲為脯之説此見漢人雜説臧榮緒晉書常引以為言藝文類聚蒲門載趙高此事謂出於史記誤矣

鼻祖耳孫

今人多以鼻祖對耳孫自以為的對往往不究其義僕觀揚雄反離騷注鼻祖始祖也惠帝紀應劭注曰耳孫玄孫之子也言去高曾益遠但耳聞之耳李斐曰

耳孫曾孫也皆臆說耳惟晉灼曰耳孫玄孫之曾孫也諸侯王表在八世師古曰耳音仍爾雅曾孫之子為玄孫玄孫之子為來孫來孫之子為弟孫弟孫之子為仍孫從已而數是為八葉此與晉說同是則耳當為仍非耳字也考方言嘼之初生謂之鼻人之初生謂之首梁益之間謂鼻為初或謂之祖然則鼻與祖皆始之別名以鼻祖為始祖似未為是凡人孕胎必先有鼻然後有耳目之屬今畫人亦然必先畫鼻

僕嘗疑鼻祖之意如此未敢以為是近觀漫録亦有是言甚與僕暗合

侯霸員半千宋璟

嘉祐雜志所載三碑僕嘗考焉一原甫得漢延熹金鄉守長侯君碑云君諱成防東人其先出自周文之後封於鄭共伯賜氏曰侯厥胄宣多以功佐國漢侯公濟太上皇鴻溝之厄謚曰安國君曾祖𢿌封明統侯光武中興玄孫霸大司徒於陵侯僕考後漢侯霸傳

霸河南密人族父淵以宦者有才辯任職元帝時佐石顯等領中書號曰大常侍而不推原侯公史失之乎二白水縣民得員半千墓志云十八代祖凝自宋入魏本姓劉氏彭城人以其雅正似伍員遂賜姓員僕考唐書本傳其先彭城劉氏十世祖凝之事宋及齊受禪奔元魏以忠烈自比伍員因自姓員或謂凝十世祖或謂十八世祖或謂自姓員或謂賜姓員傳文與碑不同如此三邢臺村所得顔魯公撰宋璟神

道碑云公作長松篇梅花賦蘇味道以為有王佐之才上嘗賜鍾乳使醫持歸鍊之或以上藥不宜委之公曰推信待物猶懼不信作相廷奏二張則天失色欲起李邕曰陛下坐則天下安起則天下危張嘉貞作相仰公行事每閱堂案見公危言讜論扼腕長歎今本傳竝不載此數事而劉禹錫書則曰宋廣平沉下寮也蘇公味道時為繡衣直指使者廣平投以梅花賦蘇盛稱之自是則天聞之皮日休賦序曰宋廣

平有梅花賦清新富豔得南朝徐庾之體後蘇公味道得而稱之廣平之名遂振廣平碑之數事既不見於史矣而梅花賦一事或謂廣平投繡衣使者蘇公而見稱或謂蘇公後得此賦見稱而遂振二者之言又不同

陳元方事

陳紀傳云董卓入洛陽乃使就家拜五官中郎將不得已至京師遷侍中出為平原相往謁卓時欲徙都長

安謂紀曰今欲西都何如紀云云卓意甚忤而敬紀名行無所復言時議欲以為司徒紀見禍亂方作不復辦嚴即時之郡璽書追拜太僕又徵為尚書令所載如此邯鄲淳所著陳紀碑則曰用大將軍何進表選名儒君為舉首公車特徵起家拜五官中郎將到還侍中旬有八日出相平原會孝靈晏駕賊臣秉政肆其兇虐剝亂宇內州郡幅裂視事未朞會刺史敗於黄巾幽冀二州爭利其土乃辭而去之於是老弱

隨慕扳轅持轂輪不得轉遂晨夜間行寓於邳郯之野袁術恣睢僭號江淮圖覆社稷結婚呂布送女在塗君為國深憂奮策出奇以奪其心卒使絕好追女而還離遜姦謀使不得就君之力也惟帝念功命作尚書令二處所載互有不同傳言紀受董卓之招碑言紀用何進之薦傳言紀阻董卓遷都之計碑言紀敗袁呂結婚之謀兼摭出以資閱史者

漢人規戒

魏相為揚州刺史考案郡國守相多所貶退而光禄大夫丙吉予之書曰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方且大用願少謹自重藏器於身相心善其言為霽威嚴翟方進為京兆尹搏擊豪強京師畏之而青州刺史胡常予之書曰竊聞政令甚明為京兆恐有所不宜方進心知所謂少弛威嚴二事甚相類漢人規戒率多如此又如楊惲既廢家居治產以財自娛其友孫會宗予書戒以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為可憐之意不當

治產通賓客段會宗年老而遠爲都護其友谷永予書戒以因循舊貫無求奇功司馬遷尊寵任職其故人任安責以古賢人之義衛青既貴而天下士夫無稱其故吏蘇建責以觀古名將之意漢人於交友故舊動存規戒其不肯阿意順旨以陷於非義此風凛然可喜

呼吸古人名字

前漢覶相傳相字無音人多呼爲平聲以弱翁之字觀

之合作去聲唐詩曰身依魏相尊可據也郊祀志公玉帶為公宿帶據顔師古注引吕氏春秋齊有公玉丹蓋其舊族合呼為本音而單姓玉者音宿如後漢玉況乃姓宿爾鼂錯傳錯字無音據班固叙傳曰故安執節責通誅錯蹇蹇帝臣匪躬之故作措字讀而潘安仁賦乃曰殞吳嗣於局下蓋獲怒於一博濟七國之稱亂翻助逆而誅錯是協入聲韻也此如史記司馬錯錯七各反又七故反僕又考之文字間言驚

悖不定曰錯愕二字多讀為入聲而東漢錯愕不能對乃音措互知二音葢通用四皓之園公據陳留風俗記合云圈公彭祖姓籛名鏗據史記注論語注離騷注籛字音翦只此一音而前輩諸公多作平聲呼如胡嵂長短句是也葢用唐韻音耳唐韻有平上二音

苻符二姓

苻堅其先本姓蒲其祖以讖文改為苻符融其先魯頃

公孫仕秦為符璽郎以為氏故苻堅之姓從艸符融之姓從竹二姓固自不同而唐義陽郡王符璘碑合從竹而書作符而苻堅之苻又有書從竹者皆失於不契勘耳僕又考之漢碑隸書率以竹為艸少有從竹者如符節之字皆然今西漢書符瑞多從艸魏晉以下真書碑亦有書符節為苻節者葢古者皆通用故耳此又不可不知顏魯公干禄書曰從艸者為姓從竹者為印亦未之察也不知符融之符果非姓乎

## 鳳尾虎頭

皮日休詩以鳳尾諾對虎頭𪨶東坡以鳳尾諾對虎頭州按晉帝批奏書諾字之尾如鳳尾之形故謂鳳尾諾齊帝令江夏王學鳳尾諾一學即工諾者猶言制可也諾字與詔字相似而又有鳳詔之語故觀者往往誤以為鳳尾詔焉如陸龜蒙集所刋是也

## 蘇州

蘇州在禹貢為揚州之域至周為吳至秦漢為會稽郡

治所統甚大按圖經秦漢會稽郡舉今兩浙之地皆在焉武帝制詔所謂東指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是也是時嚴助朱買臣等皆為是郡其任甚重至後漢順帝時分會稽之半為吳郡之地尚全有浙西之地亦未為狹也自孫皓分吳郡為吳興郡但兼有杭秀睦之地而已唐之蘇州但兼秀州之地而已晉天福間錢武肅又分嘉興海鹽二縣為秀州其隸於蘇者惟吳長洲崑山常熟吳江五邑而已其地益削如此

今之蘇州不得漢會稽郡十五之一而在浙右已為巨鎮為是守顧亦偉且大矣而況嚴朱之在漢統全浙之地乎其勢隆重不言可知

陸士衡

陸士衡齊謳行曰東被姑尤側南界聊攝城海物錯萬類陸產尚千名孟諸吞雲夢百二侔秦京僕以為不若以八九吞雲夢對百二侔秦京不惟親切且渾然也

大唐唐國二錢

今唐國通寶大唐通寶乃南唐錢或者不知求之三百年之唐謬也按南唐書元宗即位鑄唐國通寶大唐通寶通用數年漸弊百姓盜鑄極為輕小元宗即璟也

解菜

今人久茹素而其親若鄰設酒殽之具以相煖熱名曰開葷於理合曰開素此風已見六朝觀東昬侯丧潘

妃之女閽豎共營殽羞云為天解菜正其義也

二迹

傳毅迪志詩曰於赫我祖顯於殷國二迹阿衡克光其

則潘岳西征詩曰赫赫大晉奄有四方二迹陝西實

惟我王藝文類聚此詩張華作

麪以斤兩為斗

今麪以二斤某兩為斗葢沿唐舊觀唐會要天寶間麪

以三斤四兩為斗

## 吾丘壽王論

容齋褒舉漢世論議之臣如嚴樂鼂董賈馬之徒凡十九人謂皆極言秦之虐如此僕謂此皆傳之所有人所共知有一事見於他集中傳所不載人所罕知姑摭出以資博聞吾丘壽王嘗著驃騎論功一論甚詳驃騎將軍霍去病征匈奴立克勝之功壽王作士大夫之論稱武帝之德曰士問於大夫曰側聞強秦之用兵也南不踰五嶺北不渡大河海內愁怨以喪其

國漢興六十餘載命將帥以抗憤用干戈於四荒南極朱厓北建朔方拓地萬里海内晏如敢問其縱大夫曰昔秦之得天下也以功不以德以詐不以誠内用商鞅李斯之謀外用王翦白起之兵既并海内以威力為王道以權詐為要術遂非唐笑虞絶滅舊章防禁文學行是古之戮嚴誹謗之誅十餘年滂沱而盈溢故皇天疾威更命大漢反秦政務寛厚六世富安何征不克云云此正漢人極言秦失者也容齋惟

舉壽王議中數語而不知壽王又有此論故表其略馬班固傳謂固感壽王東方之徒拗造文辭終以諷勸乃上兩都賦注壽王作士大夫論驃騎將軍頌知固之作亦祖此不但客難也魏卞蘭獻賦太子報曰昔吾丘壽王何武以歌詩得金帛之賜今考二傳何武則然壽王自議挾弓得罰後不聞有他製作謂以歌詩得金帛之賜計亦有之史闕而不載耳

野客叢書卷二十二

野客叢書卷二十三

宋 王楙 撰

## 古者拜禮

古者拜禮非特首至地然後為拜也凡頭俯膝屈手動皆謂之拜按周禮辨九拜之儀一稽首二頓首三空首四振動五吉拜六凶拜七奇拜八褎拜九肅拜注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至手

也振動以兩手相擊也奇拜一拜也褒拜再拜也肅拜但俯下手即今之揖也何嘗專以首至地為拜邪乃知禹聞善言則拜如揖之類是也豈僕僕之謂哉今人或以頓首施於卑下不知拜頭叩地豈卑下之所安乎古者男女皆跪男跪尚左手女跪尚右手以此為別自唐武后尊婦人始易今拜而不屈膝北見張建章渤海國記不為無據然又觀北史周時詔内外命婦拜宗廟及天臺皆俛伏則知前此婦人葢已

有不跪者矣

骨利幹日出

歐公詩迺來不覺三十年歲月纔如熟羊胛於夾字韻內押用史載及通典骨利國事骨利國地近扶桑晝長夜短夜煮一羊胛纔熟而東方已明言其疾也漁隱叢話又引資治通鑑云煮羊脾熟日已出矣所紀與史載通典小異郭次象謂羊脾至微薄不應太疾如此當以胛為是僕考唐書骨利幹傳亦曰羊脾然

又觀唐書天文志則曰羊髀此一字三說不同葢髀脾字文相近諸公姑存其舊不敢必以為孰為正也然脾者肩也髀者股也二字意雖不同為熟之時似不相遠至髀則太速矣魯直詩亦曰數面欣羊脾論詩在雉膏羊脾字魯直亦嘗用之不但歐公也

蒼頭稱將軍

隨筆云今人呼蒼頭為將軍其事本為彭寵為奴所縛謂妻曰趣為將軍治裝注呼奴為將軍欲其赦己也

僕謂此說固是然觀陳勝傳將軍吕臣為蒼頭軍是則語蒼頭為將軍亦已久矣又衛青為奴後為大將軍唐至德後官爵虛濫大將軍告身纔易一醉至有朝士僮僕衣金紫而身執賤役者故岑參歌曰紫綬金章左右趨閤著即是蒼頭奴李商隱詩曰廝養為將軍則知蒼頭奴為將軍事甚多又按前漢鮑宣傳蒼頭盧兒注漢名奴為蒼頭知此名起於漢矣觀後漢注秦人呼為黔首謂奴為蒼頭者以别於良人又

知蒼頭之名自秦已然又讀戰國策魏有蒼頭軍二十萬又知蒼頭之名不但秦也他國亦然蒼頭廬兒解在鮑宣傳而顔師古注蕭望之傳謂在貢禹傳誤矣

漢人稱謂

鼂錯更令諸侯諱譁錯父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云云如淳曰錯為御史大夫位三公也如淳意其父稱子為公蓋以此爾不知此乃史家之

言非當時之實謂也如史記陸賈傳賈謂其子曰數

見鮮無久慁公為也此亦稱子為公陸賈子何嘗為

三公哉漢書作毋久慁汝為也曰公曰汝竟不知其

實謂不獨此也又如史記袁盎傳其兄之子種謂盎

曰君能日飲亡苛漢書作絲能日飲亡何二史所云

不同如此是未可深詰也固雖當時風俗渾厚又不

應以姪對叔輒稱其字之理

咄嗟

劉貢父以司空圖詩中咄喏二字辨晉書石崇豆粥咄嗟為誤石林謂孫楚詩有咄嗟安可保之語此又豈是以喏為嗟自晉以前未見有言咄嗟殷浩謂咄咄逼人蓋拒物之聲嗟乃歎聲咄嗟猶呼吸疑晉人一時語耳僕觀魏陳暄賦漢帝咄嗟抱朴子不覺咄嗟復彫枯李白詩臨岐胡咄嗟王績詩咄嗟建城市張說詩咄嗟長不見陳子昂詩咄嗟吾何歎司空圖詩笑君徒咄嗟此詩於花字韻押是亦以為咄嗟貢父

所舉乃别一詩曰咄喏休休莫莫且陳暄葛稚川左太沖陳子昂李太白之徒皆在司空圖之前其言已可驗矣況復圖有前作咄嗟字無可疑者僕又推之竊謂此語自古而然非特晉也前漢書項羽意烏猝嗟李竒注猝嗟猶咄嗟也後漢何休注公羊曰噫咄嗟也此咄嗟已明驗漢人語矣又戰國策有叱咄叱嗟等語益知此語自古而然貢父所說固已未廣石林引孫楚詩且謂晉人一時之語亦未廣也咄咄逼

人乃殷仲堪語石林謂殷浩誤也殷浩語乃咄咄書空

唐人用一麾事

筆談曰今人守郡謂之建麾蓋用顏延年詩一麾乃出守事此誤也延年謂一麾者乃指麾之麾非旌麾之麾也自杜牧之有擬把一麾江海去始謬用一麾自此遂為故事此沈存中所言也僕因考唐人詩如杜子美柳子厚許用晦獨孤及劉夢得陸龜蒙等皆用

一麈事獨牧之謂把一麈為露圭角似失延年之意若如張說詩湘濱擁出麈如此而言初亦何害緗素雜記謂牧之意則善矣言擬把則謬也自謂一麾於理無礙但不可以此言贈人宋景文公詩曰使麾請得印垂腰又曰一封通奏領州麾是真得延年之意未嘗謬用也僕謂黃朝英妄為之說耳牧之之誤正坐以指麾之麾為旌麾之麾景文之誤亦然朝英乃取宋斥杜謂牧之不當言擬把而景文自用為宜然

則牧之擬把一麾江海去豈不自用景文使麾請得印垂腰獨非旌麾邪朝英又謂一麾事但不可以贈人僕謂以景文詩使麾州麾字語人又何不可所謂貶辭者麾去云爾既是旌麾何貶之有朝英又謂景文用一麾事真得延年之意則是延年以一麾為旌麾之麾初非指麾之麾也其言翻覆無一合理甚可笑也筆談謂今人守郡為建麾謂用顔詩事自牧之始僕謂此説亦未為是觀三國志擁麾守郡文選建

麈作牧此語在牧之前久矣謂把一麈之誤自牧之始則可謂建麈之誤則不可

金釵十二

唐人詩句多用金釵十二事如樂天詩鍾乳三千兩金釵十二行是也南史周盤龍有功上送金釵二十枚與其愛妾阿杜其事甚佳罕有用者今多言金釵十二不聞用金釵二十亦循襲而然金釵十二行或言六鬟耳齊肩比立為釵十二行白詩酬牛思黯有金

釵十二行之句自注思黯之妓頗多故云似協或者之説然梁武帝河中之水歌曰洛陽女兒名莫愁頭上金釵十二行是以一人帶十二釵此説為不同

陳簡齋詩

簡齋臘梅詩曰黄羅為廣袂絳帳作中單既言帳又言中單似覺意重僕觀東坡詩曰海山仙人絳羅襦紅紗中單白玉膚恐簡齋用東坡意絳紗作中單而傳寫誤以為絳帳耳

韓白詩意同

樂天詩有紀年月日者於以見當時之氣令亦足以裨史之闕如曰皇帝嗣寶歷元和三年冬自冬及春夏不雨旱爞爞有以見憲宗即位三年久旱如此又詩曰元和歲在卯六年春二月月晦寒食天天陰夜飛雪連宵復竟日浩浩殊未歇又以見元和六年二月晦為寒食當和暖之時而雰霈大雪其氣候乖謬如此又詩曰八年十二月五日雪紛紛竹栢皆凍死況

彼無衣民又見元和八年十二月五日大雪寒凍民不聊生如此僕按東漢書延熹間大寒洛陽竹栢凍死襄楷曰聞之師曰栢傷竹槁不出三年天子當之樂天此語正所以紀異也又觀韓退之辛卯年雪詩亦曰元和六年春寒甚不肯歸河南二月末雪花一尺圍此說正與樂天同

東坡用如臯事

前輩謂東坡詩曰不向如臯閒射雉歸來何以得卿卿

按左傳賈大夫娶妻美御以如臯如如訓往也非地名曰如臯坡誤用之耳僕觀古樂府張正見毛處約江總等雉子斑詩皆以如臯為地名用知此誤非始於坡僕得此詩後檢諸家詩注見趙次公亦引其間一詩乃知暗合孫吳又觀宋書明帝射雉無所得謂侍臣曰吾旦來如臯空行可笑陳肅有射雉詩今日如臯路能將巧笑回

東坡用西施事

東坡詩曰他年一舸鴟夷去應記儂家舊姓西趙次公注按寰宇記東施家西施家施者其姓所居在西故曰西施今云舊姓西坡不契勘耳僕謂坡公不應如是之疎鹵恐言舊住西傳寫之誤遂以住字為姓字耳既是姓西何問新舊此說甚不通應記儂家舊住西正此一字語意益精明矣

東坡用計魁梧

東坡和劉貢父詩曰青沠連淮上黄樓冠海隅此詩尤

偉麗夫子計魁梧趙次公引前漢張良傳賛注曰蘇林注梧音悟師古謂魁大貌也言其可驚悟今人讀為吾非也顔之説如此而先生作平聲則别從已見為義乎計魁梧者計度其魁梧耳此趙次公所言也僕謂次公亦未深考以梧為吾非東坡自為己義而計魁梧字亦有所祖按後漢臧洪體貌魁梧注音吾故杜子美詩曰魁梧秉至尊杜正用後漢意又按史記張良世家曰余以為其人計魁梧後曽文清詩亦

曰乃翁容貌計魁梧是又用史記意也二事皆有所祖前後人皆用過安可謂坡公自為已義而無所本乎次公但見前漢所云未睹史記後漢故爾僕又考之漢史之贊張良曰張良之智勇以為魁梧奇偉反若婦人女子此意正祖趙人述孟嘗君之意趙人聞孟嘗君之賢出而觀之皆曰始以薛公為魁梧然今觀之眇小丈夫耳然則魁梧二字其來又遠

集注坡詩

集注坡詩有未廣者如看潮詩曰安得夫差水犀手三千彊弩射潮低自注吳越王嘗以弓弩射潮與海神戰自爾水不近州趙次公注三千彊弩字杜牧寧陵縣記中語不知此語已先見前漢張騫傳曰漢兵不過三千人彊弩射之即破矣又五代世家亦有三千彊弩事何但牧言坡詩又曰桃花春浪孤舟起程注杜欽傳來年桃花水趙注三月桃花浪見前漢志不知此事已見月令仲春之月始雨水桃始華坡詩又

曰崎嶇真可笑新添注曰李白書崎嶇歷落可笑人也按白書嶔嶔歷落非崎嶇歷落也然白云此非白自言蓋用晉書季倫嶔嶔歷落可笑人之語此類甚多不可勝舉此猶可也至有牽合附會極可笑者不特坡詩如此諸家詩注亦然

韓杜詩意

子美螢詩曰幸因腐草出敢近太陽飛未足臨書卷時能點客衣隨風隔幔小帶雨傍林微十月青霜重飄

零何處歸退之詩曰朝蠅不須驅暮蚊不須拍蠅蚊滿八區可盡與相格得時能幾時與汝恣唉咋涼風九月到掃不見蹤跡二詩皆一意所以諷當世小人安作威福者爾

松江詩話

松江詩話曰有松棚詩一聯曰採來猶帶煙霞氣月明滿地金釵細以為佳句恨不見全篇僕謂月照松影但見參差黑影耳安知其為金釵松葉比之金釵者

謂架上月照映則可不可謂地上之影也不如曰月明滿架金釵細此語為得前輩謂韓退之聯句中竹影金鎻碎之語所謂金鎻碎者非直謂竹影也謂竹間之日影耳以此驗之益信僕之說為然韓偓詩曰長松夜落釵千股此語無病李涉詩曰踈林透明月散亂金光滴此正退之竹影金鎻碎

楓橋

杜牧之詩曰長洲茂苑草蕭蕭暮煙秋雨過楓橋近時

孫尚書仲益尤侍郎延之作楓橋修造記與夫楓橋植楓記皆引唐人張繼張祜詩為證以謂楓橋之名著天下者由二公之詩而不及牧之按牧與祜正同時也又怪白樂天韋應物嘗典吳郡又以詩名皮日休陸魯望與吳中士大夫賡詠景物如皐橋烏鵲橋之屬亦班班見錄顧不及楓橋二字何也崔信明詩楓落吳江冷江淹詩吳江泛丘墟饒桂復多楓又知吳中自來多楓樹

詩品所載

南史與世説竝曰顔延年問鮑照已與謝靈運優劣照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繢滿眼延年每薄湯惠休詩謂人曰惠休制作委巷間歌謡耳鍾嶸詩品則曰顔延年詩尚巧似體裁綺密情喻淵深動無虚散湯惠休云謝詩如芙蓉出水顔如錯綵鏤金顔終身病之二説不同鍾嶸詩品謂郭景純游仙之作詞多慷慨乖遠玄度如云奈

何虎豹姿又云戢翼棲榛梗乃是坎壈詠懷非列仙之趣也考今文選景純游仙詩七章無奈何虎豹姿戢翼棲榛梗之句此蓋別章刪去而不載於選耳

地名語訛

慶州有樂蟠縣本漢略畔道地後訛為樂蟠華州東有潼關水經謂河水自龍門南流衝激華山故名衝關後訛為潼關鎮戍軍有笄頭山隗囂使王元猛塞雞頭道即此也後訛為詽屯山涼州有姑臧縣河西舊

事謂舊匈奴蓋藏城也後訛為姑臧婺州長山縣本長仙縣其地赤松子採藥之所後訛為長山北京館陶縣有屯氏河漢溝洫志謂河北決於館陶分為屯氏河後訛為毛氏河臨江新喻縣本新渝縣蓋有渝水故名而唐天寶後相承作新喻隰州石樓縣本漢吐軍縣後魏置吐京縣亦相沿之訛也此類甚多

鸒匹蠵三事

毛詩弁彼鸒斯鸒烏名也斯者衍辭如曰螽斯鹿斯之

類而劉孝標乃謂鳥名鸒斯失矣曲禮庶人之摯匹鄭箋謂說者以匹為鶩按廣雅鴇䳓鴄也葢古字省文作匹鄭當直解匹為鶩何待引說者之云東京賦淵游鼃蠵郭璞謂靈蠵能鳴則此鼃屬鳴者也而爾雅新舊本皆引呂忱字林大鼃似猬不知似猬乃以胃二字傳寫誤加偏旁耳按周禮考工記梓人刻畫祭器狀諸蟲有以胸鳴者有以胃鳴者蠵葢胃鳴之

蟲

絶交論

劉孝標絶交論如曰寵鈞董石權壓梁竇摩頂至踵隳膽抽腸是曰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顉頤蹙頞涕唾流沫叙温燠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葉是曰談交其流三也陽舒陰慘憂合驩離是曰窮交其流四也衡重錙銖纎微彯撇是曰量交其流五也凡斯五交義同賈鬻云云此正韓退之送窮文鋪叙五

窮之體五窮之大意祖揚子雲逐貧賦王延壽夢賦而鋪敘又用此體焉得謂無所本哉

古人博識

幽明録曰楚文王獵有人獻鷹得異物時有博物君子曰此鵬雛也文王厚賞之異類傳曰漢武帝時西域獻黒鷹得鵬雛衆莫識惟東方朔識之二說不同尚書故實謂孝武時嘗有獻異鳥者時人莫識東方朔曰此畢鸞也問何以知之曰見山海經洽聞記曰後

漢時有鳥頭長五尺雞首燕頷備五色而多青光武問百官咸以為鳳蔡衡獨曰多青者鸞也上善其對晉說曰時人有得鳥毛長三丈以示張華華憮然曰此海鳧毛也出則天下亂外國異事曰漢宣帝時擊磻石於上郡陷石室中得一人裸而披髮反縛枷一手足以問羣臣莫能對劉向獨曰此貳負之臣也昔貳負殺窫窳帝乃梏於疏屬之山帝問所出曰見山海經上大驚於是羣臣多奇山海經光武時有得豹

文之鼠問羣臣莫知惟竇攸曰此鼮鼠也詔問所出曰見爾雅驗之果然詔公卿子弟就攸學爾雅古人博識如此等衆往往得之於山海經爾雅獨蔡謨讀爾雅不熟誤食彭蜞取後世幾為勸學死之誚

野客叢書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野容叢書卷二十四五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監生臣林紹龍

野客叢書卷二十四

宋　王楙　撰

歐陽公詞意

歐陽公曰池外輕雷池上雨雨聲滴碎荷聲云云末曰水晶雙枕旁有墮釵横此詞甚膾炙人口舊說謂歐公為郡幕日因郡宴與一官妓荏苒郡守得知令妓求歐詞以逸過公遂賦此詞僕觀此詞正祖李商隱

偶題詩云小亭閒眠微醉消石榴海柏枝相交水紋簟上琥珀枕旁有墮釵雙翠翹又池外輕雷亦用商隱芙蓉塘外有輕雷之語好風微動簾旌用唐花間集中語歐詞又曰欄干敲遍不應人分明窗下聞裁剪此語見韓偓香匳集

二花睡足

楊妃外傳載明皇登沉香亭召太真時太真卯酒醉未醒侍兒扶而至明皇曰是豈妃子醉邪海棠睡未足

耳故東坡海棠詩曰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燒銀燭照紅妝用此事也僕又觀李賀詩西施曉夢綃帳寒香鬟墮髻半沉檀轆轤咿啞轉鳴玉驚起芙蓉睡新足以芙蓉睡足事為西施用亦佳唐詩亦有一枝嬌臥醉芙蓉之語

五言協律

杜牧之詩曰几席延堯舜軒墀立禹湯一千年際會三萬里農桑又曰四百年炎漢三十代宗周曰二三里

遺堵八九所高丘孟郊詩曰見說祝融峯擎天勢似騰藏千尋布水出十八高僧唐詩多有此體雖若齟齬其實協律不但七言為然元微之詩曰庾公樓悵望巴子國生涯賈島詩曰一千尋樹直三十六峯寒

赤令與中丞分道

韓退之論京尹不臺叅書曰赤令尚與中丞分道而行何況京尹元微之論亦曰京令得與御史丞分進道路以其捕逐之意也或者往往疑之謂唐赤令如此

之重僕謂此蓋沿習晉宋典故觀沈約宋書文帝時有司奏舊科御史中丞專道而揚州刺史丹陽尹建康令並是京輦土地之主或檢校非違或赴救水火事應神速不宜稽駐亦令分道又北史元志為洛陽令與御史中尉李彪爭路彪言御史中尉辟承華蓋安有洛陽令與臣抗衡志言神鄉縣主豈有俯同衆官趨辟中尉孝文曰洛陽我之豐沛自應分路揚鑣自今而後可分路而行及出志與彪折尺量道各取

其半唐蓋循此制耳僕因考之中丞自魏晉以來其權愈重與司隷分督百寮自皇太子以下無所不糾專督行馬内司隷專督行馬外至梁猶然皇太子在宫門行馬内違法皆得糾之後魏改為中尉督司百寮其出入千步清道與皇太子分路王公百辟咸使畏避其餘百寮下馬弛車止路旁其違緩者以棒棒之其隆重如此乃至俯與赤令分道而行

以鄙俗語入詩中用

唐人有以俗字入詩中用者如張祜詩銀注紫衣掌許渾詩橋邊沽酒半壚空元微之詩櫓窡動揺妨客夢杜子美詩遮莫鄰雞下五更權德輿詩遮莫雪霜撩亂下杜荀鶴詩子細尋思底模樣曰帝鄉吾土一般般曰萬般無染耳邊風張祜詩歸來不把一文錢曰酒引嬌娃活牡丹戴叔倫詩秋風裏許杏花開杏樹旁邊醉客來王建詩楊柳宫前忽地春曰萬事風吹過耳輪曰朝回不向諸餘處曰若教更解諸餘語曰

新晴草色暖温暾白樂天詩池水暖温暾此類甚多

旁邊二字見徐陵雜曲

杜詩言沈宋

學林新編曰子美懐鄭監李賔客詩曰鄭李光時論文章並我先陰何尚清省沈宋欻聯翩蓋謂陰鏗何遜沈約宋玉也四人皆能詩文為時所稱者僕謂沈宋非沈約宋玉乃沈佺期宋之問也佺期之問聮名當時見文藝傳司空圖曰國初上好文章雅風特盛沈

宋始興之後傑出江寧宏思於李杜極矣元稹論李杜亦曰上該曹劉下薄沈宋宋玉在曹劉之先若謂宋玉不應言下薄

間平等語

事有承襲用之不以為異者如宗室用間平二字之類是也河間東平漢家二王封號間平難以拆用間猶言中耳今言間平似無義理然用此二字其來舊矣僕觀北史論齊文襄諸子雖有謝間平徐陵啟有間

平就國之語又人之雙名有不可拆言者如金日磾之類是也東漢費鳳碑有司馬慕藺相周庾信銘有年消張辟詩有無復申包之語

借對

借對自古有之如王褒碑年逾艾服任隆台衮江總作陸尚書誄鴈行攸序龍作間才沈約墓志以彼天爵鬱為人龍之類是也對偶中有關兩字者如梁元論曰雖坐三槐不妨家有三徑雖接五侯不妨門垂五

柳之類是也

阿房宮賦

杜牧之阿房宮賦曰明星熒熒開妝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轆轆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楊敬之華山賦曰見若咫尺田千畒矣見若環堵城千雉矣見若杯水池百里矣見若蟻垤臺九層矣醯雞往來周東西矣蠛蠓紛紛秦速亡矣蓬蝨窠聯聯起阿房

矣俄而復然立建章矣小星奕奕焚咸陽矣纍纍繭栗祖龍藏矣二文同一機杼也或者讀阿房宮賦至歌臺暖響春光融融舞袖冷殿風雨淒淒一宫之間而氣候不齊擊節歎賞以謂善形容廣大如此僕謂牧之此意蓋體魏卞許蘭昌宫賦曰其陰則望舒涼室羲和温房隆冬御絺盛夏重裘一宇之深邃致寒暑於陰陽非出於此乎

蝶粉蜂黃

草堂詩餘載張仲宗滿江紅詞蝶粉蠭黄都褪却注蝶粉蠭黄唐人宮妝僕覩李商隱詩有曰何處拂胸資蝶粉幾時塗額藉蠭黄知詩餘所注為不妥唐花間集卻無此語或者謂蝶交則粉落蠭交則黄落

用事相等

魯直詩keyword罷矮金壺肯持送挼莎殘鞠更傳栝注詩者但知挼莎字見曲禮不澤手注至䂬矮則引玉篇注曰䂬短也矮不長也不知此二字見春官附音注下謂

𥓓雉上皮買反下苦買反方言桂林之間謂人短為𥓓雉雉正作矮字呼也前輩用事貴出處相等傳注中用事必以傳注中對此如荆公詩一水護田將緑繞兩山排闥送青來護田排闥皆西漢語也謝邁詩亦曰接𥻘蕉葉展新緑從便桃花舒小紅

以物性喻人

喻人作事有狐疑猶豫等語皆以物性言之狐多疑慮故曰狐疑猶恐人害已每豫上樹故曰猶豫謂人解

事曰能無人同共曰獨能與獨亦獸也據說文能熊之類獸中稱賢獨如虎行止無侶以至謂狙獪狡猾之類皆是也又造次謂之率然按雜俎常山有巨蛇首尾尤大或觸之中首則尾至中尾則首至中腰則首尾俱至名曰率然孫子兵法所謂率然者此也然皆喻其一端惟狼之喻尤多言其恣食則曰狼飡言其恣取則曰狼貪言其戚顧則曰狼顧言其亂走則曰狼竄言其陸梁則曰狼扈言其專愎則曰狼狠言

其不恤則曰狼戾言其不檢則曰狼籍言其乖謬則曰狼狽

東坡水調

淮東將領王智夫言嘗見東坡親染所製水調詞其間謂羽扇綸巾談笑處檣櫓灰飛煙滅知後人謁為强虜僕考周瑜傳黄蓋燒曹公船時風猛悉延燒岸上營落煙熖漲天知檣櫓為信然

薦疏稱字與年

孔融上表薦禰衡曰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躒應瞻上疏薦韋泓曰伏見議郎韋泓年三十八字元量純心清沖才識備濟蕭掦州薦士表曰竊見祕書丞琅琊臣王暕年三十一字思晦七葉重光海内冠冕古之薦人皆言幾歲及稱其字今之薦章罕有此體豈當時以其字素著故邪此體至唐猶在觀令狐楚薦齊孝若亦曰竊見前進士高陽齊孝若字考叔年二十四云云范雲讓封

侯表曰晉安郡侯官令東海王僧孺年三十五理尚

棲約思致恬淡此稱年而不稱字而唐韋處厚薦皇

甫湜崔顥薦樊衡亦用此體乃知唐人撰述皆有所

祖

無恙無他

令人言無恙無他按說文古人草居患他相問無他乎

音徒何反徐鉉注云今俗作蛇食遮反如魯直詩於

坡字韻協歲晚喜無他之句是也又風俗通曰恙毒

蛊也喜傷人古人草居露宿故相問必曰無恙此意與無他同東方朔神異經謂北方大荒中有獸食人咋人則病名曰㺊嘗近村落入人室皆患之黃帝殺之由是北方得無憂病謂之無恙神異經謂毒獸與前說不同

楊妃竊笛

容齋續筆曰明皇兄弟五王至天寶初已無存者楊太真以三載方入宮而元稹連昌宮詞云百官隊仗避

岐薛楊氏諸姨車鬬風笑之也僕考唐史申王以開元十二年薨岐王以十四年薨薛王以二十二年薨寧王邠王以二十九年薨而楊妃以二十四年入宮號太真遂專房宴是時申岐薛三王雖已死而寧邠二王尚存是以張祜目擊其事繫之樂章有曰日映宮城霧半開太真簾下畏人猜黃翻綽指向西樹不信寧哥回馬來又曰虢國潛行韓國隨宜春深院映花枝金輿遠幸無人見偷把邠王小管吹盖紀其實

也惟容齋認楊妃爲天寳三年方入宫所以有是失不知天寳初太真進册貴妃非入宫時也集中謂號國竊邠王管而百斛明珠乃謂妃子竊寧王笛此說不同

張祜經涉十一朝

百斛明珠載楊妃竊笛張祜詩云云劇談録載唐武宗才人孟氏卒張祜詩云云一述明皇時事一述武宗時事二事經涉八九十年其懸絶如此張祜唐書無

傳有文集十卷不著本末其粗見於松陵集顔萱序中曰過祐丹陽故居已易他主祐有四男一女男曰椿兒桂兒椅兒杞兒三已物故惟杞為遺孕與女尚存故姬崔氏霜鬢黄冠杖策迎門與之話舊歷然可聽琴書圖籍今屬他人横塘之西有田數百畝力既貧窶十年不耕歲賦萬錢求免無所陸龜蒙亦序曰祐元和中作宫體小詩辭曲艷發及老大稍窺建安風格或薦之天子書奏不下受辟於諸侯府性狷介

不容物輙自刻去居曲阿性嗜水石悉力致之不蓄善田利產為身後計死未二十年而故姬遺孕凍餒不暇觀二公所序可以見祜平生大略矣按松陵集時事在咸通間龜蒙所謂死未二十年之語推之祜死於宣宗大中之初年是祜經涉十一朝也計死時且百二十歲其壽如此之長是未可深詰也祜嘗有詩曰椿兒遶樹春園裏桂子尋花夜月中又詩曰一身扶杖二兒隨桂兆叢談惟知祜有此二子不知

又有所謂椅兒杞兒者併表而出之

東坡卜算子

山谷曰東坡在黄州所作卜算子云云詞意高妙非喫煙火食人語吳曽亦曰東坡謫居黄州作卜算子云云其屬意王氏女也讀者不能解張文潛繼貶黄州訪潘邠老得其詳嘗題詩以志其事僕謂二説如此無可疑者然嘗見臨江人王説夢得謂此詞東坡在惠州白鶴觀所作非黄州也惠有温都監女頗有色

年十六不肯嫁人聞東坡至喜謂人曰此吾壻也每夜聞坡諷詠則徘徊窗外坡覺而推窗則其女踰牆而去坡從而物色之溫具言其然坡曰吾當呼王郎與子爲姻未幾坡過海此議不諧其女遂卒葬於沙灘之側坡囘惠曰女已死矣悵然爲賦此詞坡蓋借鴻爲喻非眞言鴻也揀盡寒枝不肯棲者謂少擇偶不嫁寂寞沙洲冷者指其葬所也說之言如此其說得之廣人蒲仲通未知是否姑志於此以俟詢訪漁隱

謂鴻鴈未嘗棲宿樹枝惟在田葦間揀盡寒枝不肯棲此語亦病僕謂人讀書不多不可妄議前輩詩句觀隋李元操鳴鴈行曰夕宿寒枝上朝飛空井旁坡語豈無自邪

在人賢識其大

論語在人賢者識其大者又曰多見而識之識字無音令人多讀如正字如近時上庠出賢者識文武之大賦題其與選者皆作入聲押不知乃志字僕觀劉歆

傳蔡邕石經皆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溝洫志多見而志之是讀識為志也論語亡之命矣夫亡訓死而楚王蹶曰蔑之命矣夫蔑訓無是以死亡字為有無字讀矣論語因不失其親南史王元規曰姻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輙婚非類張說之碑亦曰姻不失親官復其舊是以相因字為婚姻字用矣論語風乎舞雩詠而歸後漢仲長統曰諷於舞雩之下詠歸髙堂之上是以風字為諷字用矣論語逺佞人李繪曰近

追飛鳥遠事佞人是以遠離字為遠近字呼矣周易君子道長長字傳咸韓退之等詩竝作平聲協是以生長字作長短字呼矣毛詩唱予和女和字本去聲讀鮑照髙唱好相和作平聲押

古人句法

禮記曲禮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其間數車以對獨轉其語曰以車數對此古人錯綜文

體左傳曰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曰是昆吾稔之日也

侈故之以倒用文勢如此下語此與匈奴傳必我也

爲漢患者同一句法

葺輯

左傳叔孫所館雖一日必葺其牆屋世言脩葺祖此語

也又前漢朱雲折檻上曰因而葺之注葺與集同補

合之也僕考周禮葺屋參分注七入反劉音集知葺

輯一意

大小言作

晉梁間多戲為大小言詩賦郭茂倩雜體詩集謂此體祖宋玉而許彦周謂樂府記大小言作不書始於宋玉豈誤耶僕謂此體其源流出於莊列鯤鵬蟭螟之說非始宋玉也禮記曰語小天下莫能破語大天下莫能載屈原遠游曰其小無内其大無限

飢食榆皮

乙夘春歉甚淮人至剥榆皮以塞飢腸所至榆林彌望

皆白或者咨嗟謂不知何以如此僕讀前漢天文志河平元年旱傷麥民食榆皮淮南萬畢術亦曰八月剝榆令人不飢知古者嘗以此爲弭飢之具是以庾信謝賚米啓曰剝榆皮於秋塞掘蟄鼠於寒山掘鼠事見蘇武臧洪等傳

烏龍黃耳

今諺有唤狗作烏龍語按搜神記張然續仙傳韋善俊家有犬名烏龍呼犬有自也陸機黃耳傳書事前輩

有謂黄耳非犬恐家僮姓名僕考本傳與夫述異記知其為黄犬甚明崔豹古今注曰犬一名黄耳二者名犬舊矣

楊白花

今市井人言快樂則有唱楊白花之説其事見北史時有楊華者本名白花容貌瓌偉胡太后逼幸之華懼禍及改名華遯去胡后追思不已為作楊白花歌使宫人晝夜連臂蹋歌之聲甚悽惻柳子厚有楊白花

詩此正與漢宮人歌赤鳳來曲相似見趙后外傳

野客叢書卷二十四